

棗陽事情隨筆

姜道章

一、棗陽蔡陽舖非蔡倫造紙處

一九二三年《棗陽縣志》引《湖北通志》轉引《荊州記》謂：「通志，在縣北半里，注引《荊州記》，蔡陽縣有蔡倫宅，旁有池，名蔡子池，相傳為蔡倫造紙處。按《後漢書》，蔡倫為桂陽人，而盛宏之《荊州記》亦古書之可信者，故錄入，所謂縣北，殆昔蔡陽縣北也」（註一）；又所附「棗陽縣輿圖」上之地名蔡陽舖旁有蔡子池（註二）。

上述記載有誤，道章按《後漢書》蔡倫傳注謂：「《湘州記》曰：耒陽縣北有漢黃門蔡倫宅，宅西有一石臼，云是倫舂紙臼也」（註三）。蔡倫

桂陽人，桂陽即今廣東省西北部的連縣，一九七九年版《辭海》，將桂陽誤為今湖南郴州。蔡倫不是棗陽人，也沒有住在蔡陽舖，蔡陽舖也沒有蔡子池，蔡陽舖不是蔡倫造紙的地方。

造紙是不是蔡倫發明的，學者有不同的意見，多數學者認為紙的製造，是從蠶絲衍化出來的，以絲絮製造紙漿在蔡倫以前，早已有紙出現了（註四）。

二、東漢皇帝和名人的壽命

根據《後漢書》的記載，光武中興所創立的東漢，從公元二五年到二一〇年，歷一九五年，傳

皇帝	即位時年齡	在位年數	壽命
光武帝劉秀	30歲	33年	62歲
明帝劉莊	30歲	18年	48歲
章帝劉炆	19歲	14年	33歲
和帝劉肇	10歲	17年	27歲
殤帝劉隆	1歲	1年	(註五) 1歲
安帝劉祜	13歲	19年	32歲
順帝劉保	11歲	19年	30歲
沖帝劉炳	2歲	1年	3歲
質帝劉纘	8歲	1年	9歲
桓帝劉志	15歲	21年	36歲
靈帝劉宏	12歲	22年	34歲
少帝劉辯	17歲	1年	18歲
獻帝劉協	9歲	31年	(註六) 54歲

十三世，十三位皇帝即位時年齡、在位年數及壽命如下：

年齡	人數	百分比
90~98歲	7人	7.5%
80~89歲	20人	21.5%
70~79歲	32人	34.4%
60~69歲	15人	16.1%
50~59歲	9人	9.7%
40~49歲	8人	8.6%
30~39歲	—	—
20~29歲	2人	2.2%
合計	93人	100.0%

的紀錄，其分布如下：

《後漢書》名人傳記的記載，有九十三人壽命

十三位皇帝的平均年齡不足三十歲，今天中國男性的平均壽命是七十三歲（註七），東漢皇帝的平均壽命卻不到七十三歲的一半，光武帝劉秀壽命最大，也只有六十二歲，壽命最小的殤帝劉隆實際上不足一歲。十一人不足五十歲，十人不足四十歲，五人不足三十歲，四人不足二十歲，三人不足十歲，最小的不足一歲。

壽命最大的是吳祐，字季英，陳留長垣人，年九十八卒。壽命最小的是劉慶和酈炎，劉慶青河孝王，他的母親是宋貴人，他的父親是章帝，二十九歲就死了；酈炎，字文勝，范陽人，死在獄中，死時只有二十八歲。五分之四的人，壽命介於六十至八十九歲之間。平均壽命大約是七十一歲，

俗語說人生古來七十稀，在古代這是很長的壽命，相當於今天國人男性的平均壽命。名人屬於上層社會，收入高，是有錢人，自然吃的比較好，不會有飲食不足問題，醫藥衛生的照顧也比較好，所以長壽。皇帝是上層社會金字塔的頂點，卻是短命，三種可能的解釋：人的基因使然，此其一；淫亂生活方式使然，此其二；宮廷鬥爭，年紀不大就被人謀殺，例如質帝劉纘就是被梁冀謀殺的，《後漢書》謂：「大將軍梁冀潛行鳩弒，帝崩于玉堂前殿，年九歲」（註八）；又如少帝劉辯，中平六年（公元一八九年）四月即皇帝位，九月被董卓廢為弘農王，翌年初平元年（公元一九〇年）正月，又被董卓殺害，年僅十八歲，《後漢書》謂：「中平六

年，……：皇子辯即皇帝位，年十七，……：董卓廢帝為弘農王。……：初平元年，……：董卓殺弘農王」（註九），此其三。

名人壽命的分析所根據的數據，是一個很小的樣本，也不是用嚴謹統計方法抽取的，其結論可能有誤差，僅供一般參考耳。

三、棗陽的新興服務業：足浴

在上世紀四十年代棗陽縣城經濟落後，服務業很不發達，最多的服務業就是小飯鋪，例如現在的理髮店好像都沒有，人們都是在路邊的剃頭擔子剃頭，我的記憶中好像那時棗陽還沒有「理髮」這個名詞，更沒有足浴這玩意兒，當時書院街有一間澡堂，就是河南人孫壽山開設的新生池，分池湯和盆湯兩種洗法，池湯是大家在一個大水池裏洗，我洗過池湯；盆湯是單獨一個人在一個小水池裏洗，後者價錢貴很多，洗盆湯的人洗畢可以躺在躺椅上，有捏腳和捶背的，有點類似今天之足浴。

棗陽的新興服務業足浴是近年引進到棗陽的，

據說城區約有十多家，二零一二年六月返鄉探親，外甥的好朋友杜君曾約我去洗足，我客氣推辭了，我雖不喜此道，但好奇也想看看甚麼是足浴，一天我的四外甥女婿帶我和姐夫到一家足浴店洗腳，對我來說，真是開洋葷，是第一次，到了足浴店，我們被店員帶到一間大房間，有三個大躺椅，實際上像是三個斜的單人床，我們各坐在床頭，隨後進來三位女服務員，年齡大約二十歲上下，各用雙手端一個木盆進來，將盆子放在我們的面前，盆子裏有半盆溫水，爲了衛生的原因，有塑料薄膜將水與木盆隔開，在我面前的服務員將我的鞋襪脫掉，叫我把腳放在水裏，還問我水燙不燙，我選擇的是最基本最簡單的足浴，接著她捏我的腳，並做全身按摩，她也捶了我的背，我一直坐在那裏，沒有躺下，我同她談話，她說她是資山人，十九歲，不喜歡讀書，所以出來工作，整個時間大約有五十分鐘，收費人民幣六十八元，考慮國民收入水平，大約相當美金七十元，蠻貴的。我姐夫還加上修腳指甲，修腳指甲的是另一位男服務員，另加人民幣

二十元，三人消費共人民幣兩百二十四元，約當美金兩百三十一元，真的不便宜，是高消費，這家足浴店是中上等級，還不是最高級的，可見現在棗陽的生活水平是多麼的高。我估計生意好一位服務員一天可服務六到八位顧客，若一位可得人民幣十元，則一個月的收入最多大約會有兩千到兩千五百元人民幣，在棗陽這應該是很不錯的收入。

四、棗陽的飲宴問題

二零一二年六月我帶長媳及兩孫回棗陽探親，多次參加公私宴會，在餐館的宴會都是在「包廂」式的一個大房間舉行，房間有一張大圓桌，可坐十幾個人，圓桌中間是一個大的圓形轉盤，房間裏還有茶几和沙發椅子，另外還有自動洗牌的麻將桌，每次都有人在進餐前打麻將，真正有輸贏要付錢的打麻將。當然還有一位或兩位服務員。

記得舊時棗陽的酒席有兩種，一種叫做四大頭，就是主要的菜有四道，另一種叫做三滴水，所謂三滴水，就是三類菜，第一滴是開胃菜，如涼

菜類；第二滴是主菜，如豬肉雞肉類；第三滴是餐後的點心，如甜酒。兩者都不如現在的菜多，現在的宴會，都有二十多道菜，表示主人對客人客氣和尊敬，但是每次都吃不完，三分之一是剩菜，甚至超過一半是剩菜，很浪費，公私皆然，我曾勸外甥和外甥女們菜少點，並說剩菜冰箱裏放不下，菜會敗壞，吃了可能會生病，說了也無效，每次都是滿桌子的菜，常常剩菜也吃不完，只好倒掉，實在可惜，實在浪費。據報導美國人百分之四十的食物是浪費掉了，比棗陽的情形更嚴重，所以美國人現在開始吃苦頭了。

宴會另外一個嚴重問題就是喝酒，有啤酒和白酒，幾乎男女老少都喝，白酒一杯一杯地喝，我看著都害怕，同時勸酒之風甚行，每勸必喝，對方不喝，勸者決不罷休，而且舉出種種理由叫你喝，常看到人們喝的滿臉通紅，不過我還沒有看到喝醉的，據福布斯 (Forbes) 報導中國為全球最大的烈酒消費國家，這實在不是一個值得驕傲的事。大吃大喝固然表示經濟情況好，大家吃得起喝得起，但

是也不能浪費，用公款大吃大喝更不應該，而且多吃多喝，也有害健康，應該有節制。記得上世紀五十年代，台灣提倡節約，鼓勵大家宴客四菜一湯。不過，我也必須指出，在社交上喝酒也有一定好處，據說也有些酒喝少量對身體也有好處。

五、棗陽舊城河可填平改建為公園

我曾在拙文「返鄉雜記」中，提到老城河填平的問題（註十），棗陽的舊城河尚有一段遺留下來，從原來書院街北端北門開始，沿老城牆向西，左拐向南延伸，最後到老城牆的西南角為止，從北面看形成一個反過來的英文字母 L 形狀，面積相當大，這段城河是死水，年久形成一個很大的污水池，水幾乎是黑色的，沒有魚，是蚊子滋生的溫床，影響環境衛生，應該填平，設計改建成公園，種植樹木花草，必然會大大改善市容，也興建其他休閒設施，供市民使用。

我每次返鄉，住在衛生防疫站家二姐處，或

者住在第一人民醫院大外甥女處，前者是地下一樓，後者六樓，雖有紗門紗窗，室內蚊子爲害仍然嚴重，影響生活，對付的方法就是點蚊香、用電蚊蟲拍子及睡覺用蚊帳，這些消極的方法，並不能完全驅除室內蚊子，室外蚊子更多。實際上消除蚊子最好的辦法，就是消滅蚊子的來源，政府有關單位應該定期全面噴灑防蚊藥物，殺死蚊子的幼蟲孑孓和成蟲，同時更要消除蚊子滋生的水體，包括死水池、水溝及花盆盆底積水。例如在新加坡，私人花盆盆底積水發現孑孓是要罰款的，棗陽也可以制訂這樣的法律規定。

與此相關是城市基礎建設的問題，污水處理和下水道兩項十分重要，一座現代城市一定要有完善的污水處理設備和暢通的下水道，下水道的規模還必須考慮長期最大的降雨量。將舊城河填平改建爲公園，毫無疑問，沒有污水池和積水，自然會減少蚊子滋生，甚至完全消滅蚊子，並增加市民休閒的場所，一舉兩得，值得有關當局考慮。

六、棗陽應全面測繪地籍圖

二零一二年六月返鄉探親，我將個人收藏有關棗陽的地圖和《乾隆棗陽縣志》等文獻，捐贈給棗陽市檔案館，另將我去年出版的《人文地理學詞典》贈送給棗陽一中和棗陽二中各一部，在捐贈儀式上我提到棗陽應測繪地籍圖，當時有幾位在座的領導說棗陽有地籍圖。我之所以提到地籍圖是因為下面兩件事：二零零八年五月我見到我舅舅房屋所有權的文書，是一九二九年湖北財廳所發給的，等於是地契，只有文字說明，沒有附地籍圖，說明包括：「座落：小東門內外；四至：東至葉姓，南至江姓，西至陶姓，北至街心」（註十一），這種情形仍然普遍存在，此其一；我家的祖墳位在東北鄉唐凹，在一個山坡上，是一片林地，年幼時每年清明節我都跟大人去掃墓，記得當時墳地是一片很高大的松樹林，除了墳地，可能還有農地，幫我們看墳地的佃戶，有沒有付租金，我不清楚，但我記得每年佃戶都向我家送柴火；一九八七年五月第一



捐贈《乾隆棗陽縣志》等文獻儀式在棗陽一中舉行，會後姜道章先生與棗陽市各領導合影。

次從新加坡回鄉探親，堂兄道常帶路，我同內人還去祖墳向我父親和祖父的老墳拜祭，當時山坡下有一位在田地裏工作的鄉親大聲向我們叫喊：「是姜家的老墳！」二零一零年我帶領我的兩個兒子，從美國回鄉探親，去祖墳向我父親和祖父的老墳拜祭，老墳不見了，被開闢為一片旱地，並種植了莊稼，幼苗看上去像是玉米；實際上整個墳地及相關的農地面積有多大，我也不清楚，現在我們手上也沒有地契，更沒有地籍圖，產權很難收回，此其二。

現代國家都有完整的地籍圖，據我所知，大英圖書館就收藏了大量不同時期的英國地籍圖；台灣有日本人留下來的地籍圖，目前還在測繪更新，十幾年前中國文化大學受政府委託訓練地籍圖測量人員，負責的劉承洲教授告訴我，按照當時的進度，要一百年才能完成更新測量，可見地籍圖的測繪是一項很艱巨的工程，要花大量的財力和人力。我國古代就有地籍圖，像是著名的明代黃冊和魚鱗圖冊。地籍圖就像公路一樣，是國家的基礎建設，

沒有地籍圖，土地產權發生糾紛，往往很難判斷地界，也影響稅收。一九九八年《農村工作通訊》刊載了向中林先生的「何不繪幅地籍圖」一文，該文大意是如何解決農村宅地矛盾？如何確保農田保護區不受蠶食？河南省長葛市後河鎮提供了一個好辦法，就是繪製地籍圖，將各類耕地、灘地及農宅的分界線清楚標示，地籍圖成爲處理糾紛的依據，群眾喻爲護地的尙方寶劍（註十二）。我估計棗陽的情形，應該跟河南省長葛市差不多，也可能只有部分地區才有地籍圖，所以我建議棗陽全面測繪地籍圖。

註釋：

- 註一：見梁汝澤等修、王榮先等纂，《棗陽縣志》，卷四，輿地志，古蹟，一九六九年
- 台北學生書局影印本，第一冊，頁91。
- 註二：見前揭《棗陽縣志》，卷一，頁35。
- 註三：見范曄撰《後漢書》，卷七十八，宦者列傳第六十八，蔡倫傳，香港中華書局一九七一年出版，點校本第九冊，頁2513。

- 註四：見翁同文，「溯源於殖蠶產絲術的三種連鎖性發明」，載所著《中國科學技術史論叢》，台北板橋：稻香出版社，二零零四年出版，頁173。
- 註五：殤帝生三百餘日而崩，見《後漢書》，點校本第十一冊，頁3197。
- 註六：一說66歲，見陳壽撰《三國志》，香港中華書局一九七一年出版，點校本第一冊，頁53。
- 註七：見2012 World Population Data Sheet, Washington, DC: Population Reference Bureau, July 2012.
- 註八：見《後漢書》，點校本第二冊，頁282。
- 註九：見《後漢書》，點校本第二冊，頁357-369。
- 註十：見姜道章，「返鄉雜記」，《棗陽文獻》，第二十六期，二零零九年出版，頁77-78。
- 註十一：見前揭「返鄉雜記」，頁79-80。
- 註十二：見向中林，「何不繪幅地籍圖？」《農村工作通訊》，1998年第12期。按我在網上見到此文的擇要。